

紀實文學作品《在黑夜點燈》分享會上月中在香港書展期間舉行。雖然，伴隨着香港國安法落地，香港「黑暴」早已一去不返，但無私無畏的點燈人依舊吸睛，在暗夜籠罩中守護家園的故事依舊感人，只因那一年不能忘卻的記憶。

常言道：飲水不忘掘井人。此時此刻，我想說：前行不忘點燈人。一場席捲全港的「修例風波」，曾經令維港上空風雲突變；一個蔓延火光的暗黑噩夢，曾經令許多港人冷汗淋漓。夢醒時分，不免仍然心有餘悸。幸有一眾點燈人不畏暗夜，為香港點亮心燈，為港人燭照前路。

女承父業的「至尊奶茶王」李凱瑚，在鯉魚門獨立打理家族茶餐廳，從採購、煮食、上菜、收銀到清潔，一手一腳辛苦經營。為了撐營，她公開發聲，以致深陷騷擾

與威脅的漩渦，更遭遇愛國心與母子情的巨大衝突。然而，她對此卻無怨無悔，亦因此收穫全國同胞的支持，令「一人茶餐廳」變身「十四億人茶餐廳」，成為內地遊客「打卡聖地」。她誓言永遠支持香港警察，寄語「每一個香港市民都能成為『點燈者』，讓香港繼續發光發亮」。

青年義工高松傑，以普通市民名義發起「青年快閃」行動，無懼黑暴，無畏起底，從「快閃清潔」到「快閃唱歌」，從守護國旗大行動到人間記者會，每一次行動「都像一點小小的火星，激發更多的火苗」，為香港再出發努力奔走。他堅信「普通市民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只有國家安全，香港才安全」，家國觀念樸實無華卻又擲地有聲。

兼有金融業老闆、武林中人、電影出品人等多重身份的冼國林，開設「洗師傅講

場」，透過拍攝視頻解答法律問題和分享政見，意外變身網紅，更成為輿論場中的一股清流。他不為名利，只為香港發聲，憑着真摯而崇高的愛，以專業、才能與膽識，傳遞愛國愛港之情。他強調「愛國者不是空喊口號，我們要做一個合格的愛國者」，為「修例風波」期間的客觀理性寫下鏗鏘註腳。

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風波期間多番遭遇不公甚至受襲遇刺，卻愈發激起鬥志，愈發堅定那不勝正的信念，毫無畏懼，決不退縮。他大膽敢言，不平則鳴，高居熱爆本地話題人物榜首，素有建制派「戰狼」之稱，而他卻笑謂自己是「戰豬」，直言「我背後插了很多箭，所以我對再放箭的那些人說，不好意思，沒位置了」，雲淡風輕得令人動容。

「光頭警長」劉澤基，以手擎長槍冷靜

執法的負傷硬漢形象刷屏網絡走紅內地，卻因觀看天安門閱兵儀式和觀影《我和我的祖國》兩度落淚，不經意流露鐵漢柔情；「陀槍」男人林志偉，一度在仇警辱警風暴中身心俱疲萌生退意，卻終因使命感而重新振奮、堅守信念，他坦陳「做警察的初心很簡單，保護香港市民，保護身邊每一個人」，忠誠勇毅溢於言表。

飽受「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香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力量、信心與希望。

在黑夜點燈，即使只是一束微光，也可以穿透黑暗、抵禦嚴寒，為夜行者燃點希望、散發暖意，為迷途者驅除惶恐、撫慰不安。陰霾總會散去，艷陽總會再現。但願平凡如你我，也有心有力，與信心同在，與希望同行，為共同的家園發光發熱！

在黑夜點燈

東言西就
沈言



俚語隨想

朋友說女兒從國外回來，現在還在隔離，她就迫不及待地向東買西，做各種準備。其實不光是中國人，德國人也愛把過於操心兒女的母親比喻為「gackerndes Huhn」，即「嘎嘎叫的母雞」；而我們俗語說的「把孩子拉扯大」，在德語裏是「Kinder großziehen」，其內含義與字面表達都完全一致，都是同樣的通俗、樸實與生動。

於是聯想到許多中文和德文之中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俚語俗語和成語，比如，中國人突然感到冷或是受了驚嚇，會說自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德國人在同樣的情景下則會形容自己的皮膚為「鵝皮」；中國人的「一箭雙鵰」，德國有相應的「一拍子打死兩隻蒼蠅」（Zwei Fliegen mit einer Klappe schlagen），比喻雖然不同，但都同樣形象地表達出了一舉兩得的效果；中國有俗話：「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德國人講：「Auch ein blindes Huhn findet mal ein Korn」，即「瞎雞也能找到一粒穀子」，也是表達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樣，類似例子還有很多，不可能一一枚舉。

不同的文化、語言、地域和歷史背景下的人，會在日常生活的積累中，有那麼多類似或相同的觀察、體會、總結和表達，這是多麼

妙趣橫生的事情！但是仔細一想，這本身也並不奇怪，不管是在地球的哪個角落、在人類哪個歷史時期生活的人，在情感、認知、對人生的理解和對世事的觀察上都有很多共通的地

方，所以，大家在很多地方能想到一塊兒去，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今年夏天，德國南部遭遇了罕見的洪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剛剛有些起色的時候，遇到這樣的災難，令人措手不及；之後，又傳來了鄭州大水的消息，我腦中不禁浮起一個成語「禍不單行」，德語中也有「禍不單行」的說法「Ein Unglück kommt selten allein」。一場疫情，讓人們認識到，病毒對人類一視同仁，既不認國界，也不認人種；同樣，全球氣候變暖直接或間接引發的越來越頻繁的自然災害，更是會波及全世界，若是人類終是做不到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拯救我們的地球，那麼在最後的災難面前，無人可以幸免。

也許在非常的時候，人們才會意識到彼此的重要。人類本來就有很多共通的東西：對愛的渴望、對美的嚮往、月明時的思鄉、落雨時的惆悵，等等等等，但是在這些人之常情之上，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家——地球，而這個家的安康，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因為，這關係到我們共同的命運。

如是我見

林中洋



安東·華托——時髦三百年的洛可可之父



藝加之言

王加

去年是年僅三十七歲的「文藝復興盛期三傑」之一拉斐爾·桑喬奧逝世五百周年。無獨有偶，今年西方美術史迎來了又一位在三十七歲隕落的天才畫家讓·安東·華托（Jean Antoine Watteau，也譯為瓦鐸）逝世三百周年紀念。這兩位才華橫溢卻英年早逝的畫家，前者代表着文藝復興的巔峰美學，後者則憑一己之力開啟了風靡歐洲近一個世紀的洛可可風潮。儘管對於大眾而言華托的知名度遠無法和拉斐爾相提並論，但這位「洛可可之父」在去世後三個世紀內對多領域的影響則絲毫不遜於他的文藝復興前輩。在今年下半年，德國柏林夏洛騰堡和美國洛杉磯蓋蒂中心將分別以各自華托的館藏為基礎舉辦紀念這位在西方美術史留下濃墨重彩的法國年輕畫家。那麼，華托究竟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哪些寶貴的藝術遺產呢？

一六八四年，華托出生於現法國的瓦朗謝納市。由於這座小城在其出生前長期歸屬於佛蘭德斯地區，華托也因此從彼得·保羅·魯本斯爵士、小大衛·特尼爾斯和老彼得·勃魯蓋爾等佛蘭德斯前輩的作品中汲取了諸多元素。為了獲得法國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會員資格，他所創作的「入會申請」——《舟發西苔島》不僅收穫評委的一致好評，還因為無法將其作品歸類而獨創了「雅宴畫」（Fête galante）門類。才華橫溢卻僅活了三十七歲的華托在其短暫輝煌的藝術生涯中極其高产，留下了近二百幅油畫和千餘幅素描，而以《舟發西苔島》為代表的這類將風俗畫、風景畫與取材自神話的歷史畫相融合的「雅宴體」風格不僅從此成為了華托藝術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片」，還成為了從巴洛克向洛可可風格過渡的重要里程碑。

華托擅長將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法國年輕貴族繪入田園牧歌般的理想化唯美風景中；師從法國畫家克勞德·吉洛特的他延續了恩師在戲劇與繪畫兩個領域的融合，將「意大利即興戲劇」(Commedia dell'arte) 中的角色巧妙嵌入談情說愛的人群中，營造出歡愉浪漫的情調。畫面輕鬆愉悅、色彩淡雅甜美、主題略帶輕佻的雅宴畫因符合皇家審美而被之後的弗朗索瓦·布歇和弗拉戈納爾師徒借鑒並引申，樹立了更具辨識度、更為



▲讓·安東·華托《舟發西苔島》，一七一七年，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藏。

輕浮甜膩的洛可可畫風。要知道，得益於布歇曾受華托摯友讓·德·朱利恩的委約根據其手稿製作蝕刻版畫的寶貴經歷，才讓華托在整個十八世紀歐洲擁有了巨大影響力。也正是從他開始，歷來推崇素描線條的「普桑主義」端莊嚴謹風格的法國學院派開啟了近一個世紀向強調色彩、充滿動感與活力的「魯本斯主義」風格靠攏的事實。儘管在新古典主義風靡之後華托的藝術逐漸失寵，但到了印象派時期，弗拉戈納爾的侄孫女貝爾特·莫里索和她的好友奧古斯特·雷諾阿等人在作品的選題和色調上仍帶有鮮明的華托烙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影響力並不遜於故土法國。其畫作對英國學院派繪畫有着顯而易見的影響，連被譽為「英國最偉大畫家」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巨匠透納都對華托的藝術讚譽有加。如今，早天的華托早已被視為西方美術史中承上啟下，開闢新風的巨匠。

事實上，去世三百年的華托在繪畫領域之外的巨大影響力也不容小覷。首先，其作品中豐富的戲劇和音樂元素對於後人了解十八世紀初期法國社會的藝術氛圍具有絕佳的史料價值。十八世紀初的巴黎城大約有五十萬居民，人口僅次於英國倫敦。城市的活力引來多元化的文化氛圍，就比如遍布街頭的「意大利即興戲劇」表演幾乎讓巴黎城變身新興的公共劇院。悲傷的白衣丑角、一襲紅衣的音樂人「梅茲坦」和花衣小丑等人身着戲服穿插在華托筆下貴族男女的調情場景中，這些符合時代特徵的戲劇角色為本就賞心悅目的畫作增添了輕鬆歡愉的氛圍，也注入了一些憂鬱的諷刺元素，來影射路易十四

時代結束後人們生活失去方向，試圖在世外桃源中尋求慰藉的社會因素。而在畫中那些看似打情罵俏的集會中，還總有音樂相伴，這也是華托作品中另一大重要特質。西奧伯特琴（屬於魯特琴類）、小提琴、雙簧管、巴松管、長笛等木管樂器也經常出現。華托對這些樂器準確無誤的描繪絕非偶然。他的好友安東·德拉·羅克是巴黎歌劇院的劇作家，同時也吹奏長笛；而他在另一位好友兼贊助人皮埃爾·克羅扎的家中還結識了許多專業歌手和音樂家。上述經歷加上其本人對音樂及戲劇的濃厚興趣，讓他的作品中遍布音樂元素，而描繪男女伴着旋律跳小步舞的畫面則更是屢見不鮮。華托的畫作為後世研究十八世紀上半葉法國戲劇和音樂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圖像。

在繪畫、音樂和戲劇領域之外，華托還對時尚和設計影響深遠。在十八世紀，以華托作品局部為設計元素，用於瓷器、布料等日用品的圖樣也在法語中有專屬名詞「華托式的圖案」（Motifs à la Watteau）。在他的畫中有許多貴婦穿着大領口、在背部有箱形褶像大布袋一樣鬆散的袍狀裙，這類作為女性優雅象徵的法式女士長裙被統稱為「華托裙」（Watteau Gown），不僅是十八世紀女性最時髦的服飾之一，還憑藉布料上起伏的花朵、緊身胸衣上的絲綢繩和穿著移動時裙襴的搖擺完美體現了洛可可的動態美學。英國當代著名女服裝設計師薇薇安·韋斯特伍德還曾於一九九六年完成了以華托裙為靈感的綠色晚禮裙，並以畫家的名字命名。在逝世三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舊從華托多元化的藝術遺產中受益。

筆尖上的運動員

一新美術館現正舉行「一新剛柔：香港藝術家與運動家」展覽。展出的作品來自三十八位香港藝術家，包括風漸、馬銓、陳朝龍、巢錫雄、符聞一、謝江華、謝承軒、鍾大富等，合共七十一組素描、油畫、水墨、水彩、岩彩等作品。展期至九月二十五日。圖為謝江華作品《跑步》。

來源：一新美術館



市井萬象



人生在線

木田

你知道嗎？夏天的蟬每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鳴叫的。這可不是來自於科普讀物，而是我的切身觀察，至於什麼是切身觀察嘛，這是一段有點無奈又有點好玩的回憶。夏天是由蟬的協奏拉開序幕的，等到蟬拉幫結對地大聲歌唱時，各地的夏天就都成熟了，而成熟的夏天都有相同的元素，天晴時似乎無限的陽光，孩子臉似的善變的天氣，各有風味但都特別甜的西瓜，被汗水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T恤……當然還有每天四點就起床的蟬。夏天全國大部分地區氣溫相當，基本不存在溫差，孩子們也在放暑假，換幾件衣服就可隨時出發，「切身觀察」便來自於夏天的旅行。我有些認床，在新的地方睡覺總會失眠一晚，失眠雖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

但聽到四點的蟬鳴也總算是新奇的體驗，還可以當作講給孩子們聽的冷知識，女兒是個好奇寶寶，她接着追問，「那蟬會睡覺嗎？」哎呀，這可不是我的「切身觀察」能得到答案的啊。

我的家鄉盛產西瓜，個大皮薄，夏天家裏來客人時就會從井水中撈起一個，刀一直備在茶几上，西瓜直接在茶几上切開，大家邊吃邊聊，代替了平日待客會準備的茶水零食，既涼爽又解渴。

兒時在盛夏西瓜成熟時，母親時常會在傍晚帶我去路邊買瓜，路口總停着幾輛裝滿西瓜的拖拉機，西瓜經過一天的暴曬，摸上去溫熱，瓜農也早因勞作曬得黝黑發亮，似乎渾身散發着熱氣。瓜農會幫我們挑瓜，抱起來敲一敲，聽聽聲音是否清脆，我也有樣學樣，雖抱不動但也總要在西瓜上比划一番。夏天快結束時，路口幾家瓜農的西瓜我都吃了個遍，我暗自總結，西瓜是哪家種的，聲音是否清脆統

不是問題，西瓜都一樣好吃呢。

跟我的家鄉比，香港的夏天很長，差不多從四月份開始溫度就漸漸向三十攝氏度逼近，幾件短袖衫就可以過上半年。過了「立夏」，正式進入夏季，太陽更是在頭頂不停地烘烤，維港海面上湧起一層層的熱浪，身上永遠有一層黏黏的汗。

香港的夏季雖炎熱，但室內的冷氣強勁，我曾在香港生活多年，早已習慣隨身帶件小外套，否則沒一會兒就會冷到喊「救命」。夏天的香港不缺陽光、海灘，和滿是樹蔭的行山徑，那，有蟬嗎？仔細想想，在中環的石屎森林中似聽不到蟬鳴，被人聲、車聲等城市特有的聲音蓋住，但到了山上，到了郊外，噪音消失，人重新變為「人」，蟬也重拾歌喉，肆意揮灑。

若在幾個小時的行山結束後，能在山腳下的水果攤買個西瓜，請店主幫忙破開，迫不及待咬上一口，這就是完美的夏天了。